

绘人测验与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的比较研究

郑立新

成新宁 吴宗文

(深圳市南山妇幼保健院, 深圳, 518052) (湖南省儿童医院, 长沙, 410007)

中图分类号: G44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00)02-0111-01

A Comparing Study between Draw-A-Person Test and C-WISC

ZHENG Lixin, Maternal and Children Health Care Hospital of Nanshan, Shenzhen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ross-validity of Draw-A-Person Test. **methods:** We administered both of Draw-A-Person Test and C-WISC in a children's sample ($n=32$). **Results:** The Children obtained average IQ from Draw-A-Person Test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average FIQ from C-WISC ($P<0.001$).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IQ of Draw-A-Person Test and VIQ, PIQ and FIQ of C-WISC were 0.208, 0.313 and 0.351. **Conclusion:** Draw-A-Person Test is not a good equipment for evaluation the intellectual levels of children.

Key words: Draw-A-Person Test, C-WISC, Intelligence test

在临床工作中, 儿童保健专业工作者常用绘人智能测验^[1]来测试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 因为它是一种能引起儿童兴趣的简便易行的智能测量方法。并且有研究报道它与标准化成套智力测验结果的一致性较高, 但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其结果似乎有差异, 为此, 我们采用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WISC)进行测试, 主要目的是比较二者之间的一致性, 对绘人测验的效度进行再验证。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组为某中等城市一所普通小学一年级学生, 随机抽取 32 名学生, 年龄 6 岁 1 个月至 6 岁 10 个月, 平均 6 岁 8 个月, 其中女生 16 名, 男生 16 名。

1.2 方法

智力量表采用龚耀先编制的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2]; 绘人测验采用张家健等修订的版本, 记分方法使用了日本小林重雄的 50 分评分方法^[1]。以上两测验均由经过正规培训的专业人员严格按照手册进行个别测验和评分。

2 结果

2.1 C-WISC 与绘人测验结果比较

全体被试经 C-WISC 测验, PIQ、VIQ、FIQ 分别为 102.22 ± 9.63 、 104.78 ± 9.51 、 103.97 ± 7.83 , 绘人测验智商为 92.44 ± 10.30 。绘人测验的智商比 C-

WISC 的总智商低 11.53 分, 经统计学检验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P<0.0001$), 同时绘人测验智商也明显低于 C-WISC 的言语智商和操作智商 ($P<0.001$)。

2.2 C-WISC 结果与绘人测验智商的相关

绘人测验智商与 C-WISC 各分测验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知识 0.160、分类 0.080、算术 0.027、词汇 0.208、领悟 0.132、填图 0.008、排图 0.216、积木 0.410、拼图 0.219、编码 0.071。与 C-WISC 的 VIQ、PIQ、FIQ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208、0.313、0.35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绘人测验与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的测验结果差别较大, 相关偏低, 其与智商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 0.2~0.3 左右。该结果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似, 1981 年 Scott 综述了绘人测验与其它智力测验的相关, 发现其相关系数较低, 仅 0.49 水平^[3]。而一般国内外研究发现两种不同智力量表间的相关在 0.5~0.8 之间。一般认为智力是个人认识世界、适应环境的总体能力, 它包括抽象思维、解决问题、获得知识和适应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能力。绘人测验所涉及儿童的能力相对比较简单, 主要是了解儿童的观察力、精细运动技巧等, 通常反映了儿童的发展和成熟水平, 而不能全面准确的反应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另外, 因为绘人测验在国外主要是作为一种投射测验被应用, 用于评估被测者的人格和儿童的情绪特征^[4,5], 而用于评估发展水平只是它

(下转第 113 页)

个研究型的分量表(VI、AI)和事务型两个分量表(VC、AC)对因素 1 也有较高的负荷。因素 2 主要由艺术型三个分量表负荷(VA、AA、SA),工作活动的社会型分量表(AS)也有中等程度负荷。三个研究型分量表(VI、AI、SD)对因素 3 负荷较高,职业和工作活动的实际型分量表(VR、AR)对因素 3 也有中等程度负荷。企业型三个分量表(VE、AE、SE)对因素 4 负荷最高,同时社会型和事务型的分量表(VS、AS、VC、AC)对因素 4 负荷亦较高。因素 5 主要由社会型三个分量表(VS、AS、SS)负荷,企业型(VE、AE)和研究型(VI)对因素 5 也有较高负荷。事务型三个分量表对因素 6 负荷最高,同时企业型(VE、AE)对因素 6 负荷亦较高。

3 讨 论

Holland 将职业人群的人格特征和工作环境均分为六种类型,这六种类型以 RIASEC 为 6 个顶点按照固定顺序排成一个正六边形^[2,3]。六边形的六个顶点之间的距离反映了 6 个职业兴趣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3,6],在 Holland 理论中称之为渐进性。例如实际型(R)与研究型(I)和事务型(C)相邻,因而研究型(I)和事务型(C)与实际型(R)比较相一致;实际型(R)与社会型(S)相距最远,它们两者之间相差最大。

从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因素 1 的性质可定为 R 型,同时 I 型和 C 型对因素 1 负荷亦较高;因素 2 独立性最高,显然是 A 型维度;因素 3 为 I 维度,对 R 型负荷亦较高;因素 4 性质为 E 维度,对 S 和 C 负荷也较高;因素 5 主要为 S 型,负荷 E 也较高;因素 6 反映了 C 型,对 E 型有较高负荷。上述 6 个因素解释总变异为 68.4%,从测量学来说较为满意。各分量

表对 6 个因素负荷的高低情况与 RIASEC 理论基本相一致,以因素 1 为例,职业、工作活动和自我评价三项内容中有关实际型的三个分量表 VR、AR 和 SR 对它的负荷最高(均大于 0.55);同时两个研究型分量表(VI 和 AI),以及两个事务型分量表(VC 和 AC)对因素 1 负荷也较高。证明在职业兴趣调查表中,因素 1 代表了实际型维度,并与 Holland 理论有关 RIASEC 六边型模式中的渐进性相符合。其他 5 个因素的负荷情况基本上与因素 1 相类似,6 个因素基本上反映了 RIASEC 六边形的相互关系。因而从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职业兴趣调查表具备良好的结构效度。

参 考 文 献

1 刘少文,龚耀先. 职业兴趣调查表的编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9, 7(2): 77—80

2 Aiken LR. Assessment of Personality(six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Inc. 1989. 263—303

3 刘少文,龚耀先. 职业兴趣的理论及评估方法. 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 1996, 23(4): 199—203

4 Gronback LJ. Essentials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Fifth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90. 461—486

5 Osipow SH.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career counseling. Ann Rev of Psychol, 1987, 38: 257—278

6 Tracey TJG, Rounds J. J of Counsel Psychol, 1995, 42: 431—439

(1999 年 11 月收稿)

(上接第 111 页)

的次要功能,因此如果确需要用的话,它也只能作为智力筛查的工具,而不能用于智力的全面评估和诊断。

参 考 文 献

1 张家健,耿 聃,高振敏等. 儿童智能测查手册,首都儿科研究所保健研究室, 1985

2 龚耀先,蔡太生. 中国修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C—WISC)手册,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 1993

3 Sattler JM. Assessment of Children(3th ed). San Diego, 1998. 312

4 静 进,海日汗,余 森等. 学习障碍主题绘人测验的因素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5, 3: 157

5 李 丰. 绘人试验的智商及情绪指征在辅导与普通小学儿童间的对比分析. 中华儿童保健杂志, 1997, 5: 164

(2000 年 1 月收稿)